

# 記臺南市新發現的兩座明代古墓

——兼論其墓碑形制\*

蘇峯楠

國立臺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助理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的指正與建議，謹此申致謝忱。

## 摘要

本文針對在臺南市南山公墓新發現的二座在臺明墓：「李公墓」及「程次阜夫婦壽域與程異震夫婦墓」進行調查概述，除了初步探析二座明墓的特點外，亦經由二墓之墓碑的觀察及比較過程，探討在臺明墓碑於尺寸比例、碑體形狀、字體、版面安排等形制方面的問題。

考察此二墓，李墓碑年代屬於明鄭後期，作狹長方形，墓主來自金門烈嶼，應是在1664年金門遭清軍攻佔前不久，隨鄭軍遷移來臺。程墓則為二碑合嵌，皆作寬式方形，筆者推測應屬於明鄭時期以前之物；其中「程次阜夫婦壽域」碑頂端中央，刻有一方「大明」篆體字圓形圖紋，為目前在臺明墓案例中的未見之例，更顯特殊。由於二墓之碑體形狀殊異，本文因此推論在臺明墓碑的形制，除了前人所謂的「狹長形」外，應尚有一種年代較早的「寬式方形」，並且藉此探討有關寬式方形墓碑的幾項細部特徵，歸納出四項鑑別標準後，再以另一座年代不明，但外形頗具明代遺風的「樊茂松墓」作為試究對象，實際應用此四項標準，進行嘗試性的鑑定。

經過審視之後，本文認為樊茂松墓碑具備了在臺明墓的各項特徵，然由於缺乏直接的證據性，最後仍未能精確判定樊茂松墓的年代。但經由此一探查與懷疑的過程，筆者認為或能為在臺明墓的研究方式，提供一些新的思考方向。

關鍵詞：在臺明墓、李公墓、曾振暘墓、程次阜夫婦壽域與程異震夫婦墓、墓碑、樊茂松墓

## 一、前言

臺灣原為南島語系原住民生活之地，自十七世紀開始，大量漢人移民陸續自中國原鄉跨海前來墾拓生活。這些早期漢人移墾的生活文化，除了尚可見於文獻史料記載之外，往昔在地表上所活動過的痕跡，因歷經時代更迭之下的自然毀壞與人為拆遷，幾乎沒有留存下來；唯獨位處在郊外蔓草荒煙之處，仍有多座古墓未經時代衝擊而得以保存至今。這些在臺明墓<sup>1</sup>由於年代久遠、文獻無載，且數量越顯稀少，成為了見證臺灣歷史發展的重要史蹟。

回顧在臺明墓的研究歷程，早在清代方志之中即已有所關注，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高拱乾《臺灣府志·外志》中的〈墳墓〉一節，即收錄三座在臺明墓的位置與簡述<sup>2</sup>，此後府、縣方志各有記載，成為可供日後研究者參酌依據的史料文獻。日治時期，連橫開始進行在臺明墓的探究與考察，並將諸篇成果陸續發表於《三六九小報》專欄，莊松林謂其為有所關注並行寫作發表的唯一一人<sup>3</sup>。至昭和五年（1930）所舉辦的「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在策展時曾針對臺灣史料進行探訪蒐羅，在其成果圖錄《臺灣史料集成》一書當中，即收錄了臺南、彰化二地，共四座在臺明墓的墓體建築攝影留真資料<sup>4</sup>；而此波田野調查行動亦有達成其他的考察成果，如李茂春等人之墓的發現即是此時之成

1 觀諸前人研究成果，皆使用「明墓」一詞；然在中國史觀角度下所定義的明朝，並未能夠準確套用在當時臺灣的時空背景。為與中國所稱明墓有所區別，筆者行文乃用「在臺明墓」一詞，專指1684年臺灣改隸清朝以前，墓主及家屬來自中國明朝，或仍在臺奉明正朔者，於臺灣所建造的漢式墳墓。

2 高拱乾《臺灣府志》共收錄「故明寧靖王墓」、「鄭成功墓」、「陳烈婦墓」等三座明墓資料，是為各方文獻關注在臺明墓之始。見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223-224。

3 朱鋒〈臺灣明墓雜考〉，《臺南文化》，3（2），1953，頁45。

4 四座在臺明墓分別是臺南的藩府曾蔡二姬墓、藩府二鄭公子墓，以及彰化八卦山的蔣國公、鄧國公墓，其攝影圖版皆收錄於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編《臺灣史料集成》，臺南：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1931，頁65。

果，而這些成果在日後更帶動後續的相關調查研究行動<sup>5</sup>。綜論此一初期探索及調查行動，皆是近代在臺明墓研究的濫觴。

在此一成果累積的基礎上，諸多有所關注的學人，亦開始調查各處在臺明墓的保存現況，因而日後在江家錦、黃天橫、陳仁德、吳樹、黃典權、鄭喜夫等史界前輩的探尋與記錄下，發現了為數甚多的墳墓與墓碑案例，此波調查延續到了戰後的五〇年代，並且有相關文章陸續被發表，如石暘睢的〈臺灣明墓考〉<sup>6</sup>，莊松林的〈臺灣明墓雜考〉<sup>7</sup>，廖漢臣的〈臺灣明墓雜考〉<sup>8</sup>等；而詳細的探查成果，經莊松林彙整記錄及石萬壽略加補充後，正式發表於民國六十四年（1975）《臺灣文獻》期刊石萬壽所作〈記新出土的明墓碑〉一文當中<sup>9</sup>，文中總共整理了81件在臺明墓案例，是為此研究課題上一篇具有統整性的文章<sup>10</sup>。而這段熱潮，是首次針對在臺明墓進行大規模調查及系統性整理之始，此後則因為漸無發現新案例，研究概況開始回趨沉寂，當中僅有石萬壽於民國六十七年（1978）發表〈記牛稠子新出土的明墓碑〉<sup>11</sup>，以及黃典權於民國七十四年（1985）發表〈皇明壬寅重修故妣吳門徐氏塋墓考證〉<sup>12</sup>等成果而已。

2010年，筆者在偶然的機緣下，發現了二座明墓的遺蹤，皆是前人調查成果中所未見者。近二十餘年後，得再有新案例的發現，實為一次增補銜接前人研究成果的機會。因此，筆者擬透過本文，針對此次新發現的二座在臺明墓：「李公墓」與「程次臯夫婦壽域與程異霆夫婦

5 李茂春為明鄭遺老，晚年持齋寓居於今臺南市郊外，陳永華取莊周夢蝶典故，為其寓所命名為「夢蝶園」，至清領時期改建為法華寺迄今。李氏卒後，葬於鞍仔山處，昭和五年（1930）墓址被發現，廣受重視；後因墓址劃入臺南機場興建範圍，墓址欲毀，昭和十七年（1942）遂由法華寺提供經費，石暘睢、莊松林、盧嘉興、國分直一、福田百合子、渡邊秀雄等六人協助，將李氏遺骨遷奉至法華寺，並行測量與彩畫攝影等記錄。

6 見石暘睢〈臺灣明墓考〉，《臺南文化》，3（1），1953，頁25-27。

7 見朱鋒〈臺灣明墓雜考〉，《臺南文化》，3（2），1953，頁44-54。

8 見廖漢臣〈臺灣明墓雜考〉，《臺灣文獻》，6（2），1955，頁31-40。

9 見石萬壽〈記新出土的明墓碑〉，《臺灣文獻》，1975，26（1），頁37-47。

10 石氏另有以墓碑為主題發表另一篇文章，論述內容與〈記新出土的明墓碑〉所提到的部分差異不大。見石萬壽〈論臺灣的明碑〉，《臺北文獻》，直字33，1975，頁39-61。

11 見石萬壽〈記牛稠子新出土的明墓碑〉，《南瀛文獻》，23，1978，頁109-113。同一文章另可見於同年發表於《臺灣風物》28卷1期。

12 見黃典權〈皇明壬寅重修故妣吳門徐氏塋墓考證〉，《成功大學歷史學報》，12，1985，頁155-177。另本文亦整理「臺灣已見明墓簡表」一方，整理數量雖較石萬壽之表為少，不過每件墓碑則有清楚交待日後去向，部分資料在石表中尚未收錄，亦具參考價值。



墓」進行初步的觀察及述考，繼而依據前人對於在臺明墓碑的研究基礎，提出關於墓碑形制的一些問題，以對此議題進行審視與試論，並且就教於方家。

## 二、「李公墓」述考

「李公墓」（以下簡稱「李墓」）座落於南山公墓內荔枝宅附近。其墓碑長61公分<sup>13</sup>，寬35公分，形狀四方，但似因年代久遠而受到風化、損傷，或因當時刻碑水準較為粗糙等因素，使得碑體的輪廓並不是相當筆直，左、右<sup>14</sup>長度略有差異。墓碑文字部分，因墓碑長久風化，除了幾個大型字體仍較明晰可辨外，部分小字已經漫漶不清（圖1），然而經過測繪細辨後，由其殘存形體，仍大致可行識讀（圖2）。其碑刻文字皆作楷體，中款部分刻「顯考李公之墓」等六字，墓碑上方橫額刻「皇明」二字，分置左右。左方年代落款處，刻「烈嶼庚申年吉旦」等七字，其中「嶼」字，碑上文字作「山」部在「與」字之上，當為古字體，而與「嶼」字相通。「烈嶼」二字的間距較小，其他字則是保持了適當間距。右方立碑子嗣落款處，則刻「孝男朝政立石」等六字。



圖1 「李公墓」之墓碑（筆者攝，2010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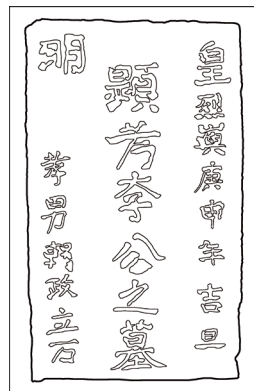


圖2 「李公墓」之墓碑測繪圖（筆者測繪）

13 因碑體左右兩端長度略有差異，故取中軸線長度。

14 為遵民俗慣例，本文凡有述及墓碑之左、右方位者，並不是以觀看者之角度來看，而是以墓碑為主體來界定，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左方」，即為民間慣稱的「龍邊」、「大邊」，「右方」即「虎邊」、「小邊」。

李墓之墓體乃是近年新造之貌，從墓肩面匡而至墓手構造皆備，相當完整。而在李墓碑的右方，尚有一方李門許氏墓碑，所以此墓是兩座墓碑同嵌一墓的形態（圖3）。該墓碑文字亦作楷體刻製，中款部分刻「皇清顯妣李門淑慎許孺人塋」等十二字，頂端橫額刻「烈山」二字。左側年代落款處刻「庚申陽月穀旦」等六字；右側子嗣署名處刻「男媽萬、興宗、佛進，孫項公、兩祖、傳公全立」等十六字，其中男、孫的名字，皆作橫向並排的排列（圖4）。



圖3 「李公墓」正面一景（筆者攝，2010年4月）



圖4 「李公墓」墓碑右側的李門許氏墓碑（筆者攝，2010年4月）

依據李墓碑的年代落款「庚申」，可知李墓原建於明永曆三十四年（1680），屬於這一年的在臺明墓碑，前人已發現五例<sup>15</sup>，此碑當為第六例。按該年明鄭時期當權者為鄭經，但逾明年後，鄭經即逝世，由鄭克塽繼任王位，再過兩年後，明鄭降清，故李墓建造之年，是在明鄭時期的後期。李墓碑在橫額部分，刻製國朝之號「皇明」二字；而籍貫「烈嶼」，指的是金門烈嶼，則是刻在左側年代落款處的上方，此種形態是前例所未見。仔細觀察，籍貫的文字間距，與底下的年代文字不同，似乎是屈就於「皇」字與底下年代落款之間的空間。石萬壽曾統整發現案例之後曾發現，在臺明墓的碑文，未刻籍貫者數量頗多<sup>16</sup>，故李

15 分別是「明婆劉氏、父郭公之墓」（石萬壽〈記新出土的明墓碑〉，頁39）、「皇明待贈郭門張氏墓」、「皇明副總兵黃公之墓」、「皇明顯考洪公之墓」（以上三筆引自黃典權〈皇明壬寅重修故妣吳門徐氏塋墓考證〉，頁160）；另陳永華同樣卒於該年，因此位於臺南縣柳營鄉的陳氏夫婦墓碑，當亦屬此年所造。綜上總共五例。

16 石萬壽〈記新出土的明墓碑〉，頁46。

墓碑上的籍貫，推測是在墓碑製成之後，又再補刻籍貫上去；但是，為什麼家屬之後會想到要補刻籍貫？純粹想註明籍貫，或是有其他理由？又是在何時所補刻？其因尚無法得知，待考。另外，李墓碑的立碑署名處，僅有其子李朝政之名，而尚未有孫輩子嗣，由此點或可推測，墓主來臺時間應該還沒有很久，因此家庭結構尚未延展至第三代。以古時一個世代約佔十五年的時距<sup>17</sup>來推斷，從李朝政自金門隨父親來臺，到父親逝世而朝政尚未有子嗣誕生之間，應至少有十五年時間，故從豎立墓碑時間往前十五年推算，正好就略近金門首次遭到清軍攻佔的1664年，由此也許可以推測，墓主及其子或許是在金門被攻佔之前，因該地情勢緊張或者其他原因，隨著鄭軍來到臺南定居。

至於位在李墓碑右側的李門許氏墓碑，理論上來說，應該是代表許氏是李公之妻。然而，許氏墓碑的朝號，冠上了「皇清」二字，與李公所處的朝代不同；且年代落款的部分，跟李墓碑一樣亦作「庚申」，可知許氏與李公的年代，至少再相隔一甲子。由於兩人同為「李門」，籍貫亦刻「烈山」<sup>18</sup>，兩碑更同嵌一墓，由此可以確認兩人屬於同一家族，但卻不是同一時期的人。許氏位於李公的右側，應是日後族人藉由墳墓重建之際，剛好收置二位先人之墓碑同嵌為一墓，而許氏即以晚輩之位，居李公的右側「小邊」。但兩人相隔了幾代等問題，依照現有墓碑文字線索來看，實尚未能得知<sup>19</sup>。

李墓的墓體雖然格局完整，但從外觀可知是近代重新砌建之貌。在其墓環壁上，還特地塑有「李」的姓氏標誌，說明了此墓的修建，或許是由後代子孫主持，所以李墓很可能尚有後代祭拜與修葺。不過筆者訪查當時，李墓周邊已生長眾多雜草，似乎有段時間已無人灑掃；且在墓碑後方，已經完全沒有墓龜之建築體，而只有一個大洞，洞裡面覆滿了沙土與雜草。從墓龜毀損的形態來看，應該不是自然塌陷，而是為了要撿骨而拆開，所以目前的墓穴，或許已是空塚；然而按照民間墓葬習

17 「一代約十五年」的說法引自黃典權所述，見黃典權〈皇明壬寅重修故妣吳門徐氏塋墓考證〉，頁166。

18 「烈山」亦為烈嶼的別稱。

19 筆者就墓碑形制推測，許氏墓碑應屬早期之物，其「庚申」或許是指乾隆五年（1740）。

俗，撿骨之後，需將墓碑敲毀，但李墓的墓碑何以仍然完好如初？就研究人士而言，此一具有史料價值的明代墓碑得以完整留存，實屬萬幸；但為何有別於習俗而完整保留下來，應是另有特殊原因。

### 三、「程次臯夫婦壽域與程異霆夫婦墓」述考

「程次臯夫婦壽域與程異霆夫婦墓」，座落於南山公墓師爺塚附近。此墓為一座墓體，但由二方墓碑分嵌左、右所構成。位於左方的「程次臯夫婦壽域」（以下簡稱「程壽域」）之碑，長71公分，寬51.5公分，形狀四方。墓碑文字的中款部分，以楷體刻「考次臯程公」、「暨孺人林氏」等十字，各分二行、每行五字刻製，最底下接刻「壽域」二字，置於二行中央下方作結。墓碑上方橫額，另以楷體刻「驚江」二字，是為墓主籍貫（圖5、圖6）。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橫額的中央處，尚刻有「大明」二字，其字分別居上、下垂直排放，並以篆體書寫，兩字筆劃形體各有延伸而相互結合為一體，與其說是二個文字，倒不如說是一個近趨橢圓形的圖案，似有在造型上的刻意設計。這是此墓碑最獨特的部分，在目前所發現在臺明墓之墓碑案例當中，僅有刻「皇明」二字之例，以篆體刻製更屬少見<sup>20</sup>，唯有此碑書寫「大明」二字，且作篆文圖紋設計，是此次發現所初見，也是目前僅見的孤例（圖7）。

20 如「皇明藩府曾蔡二姬墓」、「皇明定國將軍施公墓」、「皇明新棣黃氏□□」等3例（石萬壽〈記新出土的明墓碑，頁39、41〉），僅在橫額處以篆體刻製「皇明」，屬較少見之例。





圖5 「程次阜夫婦壽域」碑（筆者攝，2010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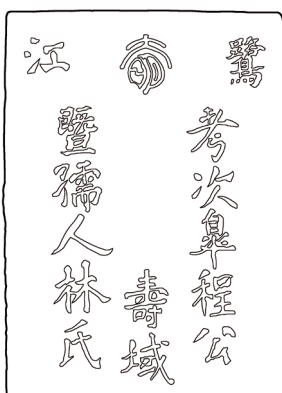


圖6 「程次阜夫婦壽域」碑測繪圖（筆者測繪）



圖7 「程次阜夫婦壽域」碑的「大明」篆體圖紋特寫（筆者攝，2010年3月）

而位於右方的「程異霆夫婦墓」（以下簡稱「程墓」）墓碑，長72公分，寬52公分，與左方墓碑尺寸略同，形狀雖亦為四方，但在頂端左、右二角各作一切角。墓碑文字部分，中款以楷體分作左、右二行，刻「考異霆程公」、「妣勤慈洪氏」等十字，最末端刻一「塋」字作結。右方下款之立碑者署名處，刻「男元文、（元）武、（元）寧立」等六字，其中，「文、武、寧」等三字作水平並排。除此之外，墓碑並無年代落款，也無任何裝飾性圖紋（圖8、圖9）。



圖8 「程異霆夫婦墓」墓碑（筆者攝，2010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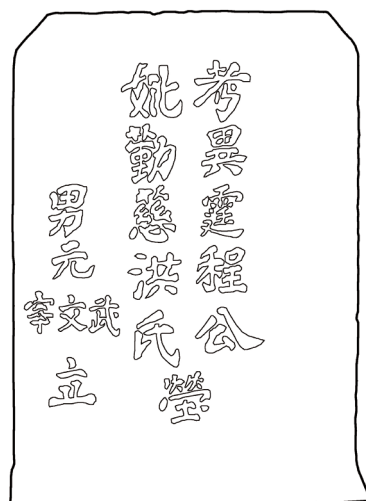


圖9 「程異霆夫婦墓」墓碑測繪圖（筆者測繪）

此墓環境位居在一座丘陵的半山腰處，遠處則面對竹溪自左側拐彎往西的橫向流過，可知當時有其風水環境的擇址考量。其墓體與臺南地方常見的一般墳墓形式相近，墓碑嵌於一面匡牆之上，牆後為墓龜所在，牆前有供桌、墓手、石蓮花柱等構造物，格局尚稱基本完整（圖10）。然而，此墓久未經過灑掃祭拜，周圍雜草叢生，且多積沙土，因此墓龜部分已漸湮沒而成平地，左側墓手也已經被沙土所覆蓋。墓體的建築部分，供桌可看出是由水泥所砌造，在「程次臯夫婦壽域」墓碑旁邊，也有水泥補強的痕跡，可知該墓曾經於近年整修；而其墓體雖然作傳統形式而略顯古意，但風化毀壞程度不大，似乎不像是自明代建墓以來留存至今之原貌，因此筆者推測，墓體應該也是近年重建之物。不過，位於墓手折角處的兩座石蓮花柱，造型以一方柱為主，上頂一桃形柱頭，柱頭上略可見到雕有紋路，但已不太清晰，整體造型古樸圓拙，不似清代墳墓的石蓮花柱在尺寸比例上較柱頭為大且線條尖明，疑似是明墓之原物（圖11）。目前臺灣共有三座登錄為古蹟的在臺明墓<sup>21</sup>，墓體原本已經因為年久失修而毀損，至近年進行古蹟修復工程後，原貌完全盡失，僅留墓碑為原物；而其他在臺明墓亦多佚滅，少有墓體建物的留存。此次發現的程墓，仍舊留有疑似原墓的石蓮花柱，當是目前臺灣少數保有墓碑以外結構物的在臺明墓。



圖10 程墓全景（筆者攝，2010年3月）



圖11 程墓的石蓮花柱（筆者攝，2010年3月）

21 分別是「曾振暘墓」、「藩府曾蔡二姬墓」、「藩府二鄭公子墓」，皆在臺南市南山公墓內。

此墓的建造年代，依據「程壽域」碑上的「大明」二字，可以判定為在明代無疑，這也是能夠確認此墓年代的唯一線索；但所謂的明代，是在明鄭時期，或者是明鄭之前？仍無法準確得知<sup>22</sup>。而另一塊「程墓」之碑上，雖無任何年代的落款，但其既然與「程壽域」合嵌一墓，墓碑又屬明墓形制<sup>23</sup>，亦當可歸為在臺明墓之屬。關於墓主的來歷，毫無見於文獻記載，僅可由其橫額「鷺江」二字，得知墓主之籍貫為中國的廈門<sup>24</sup>，然詳細事蹟則未能有所了解。不過，此二方墓碑同嵌一墓，又皆姓程，推測應是屬同一個家族，若依照「左尊右卑」的傳統原則來看，位居左方的「程次臯夫婦」，應該是位居右方的「程異靈夫婦」之長輩。從程次臯所冠的「考」字，可知該碑是由其子所立，但其子是否就是程異靈？兩塊墓碑是否各屬父、子所有？這個部分並沒有直接的證據可證實，是故筆者也僅能暫以長、後輩描述兩者的關係。然而，此二碑分屬「壽域」碑與「墓」碑，也頗耐人尋味。在臺明墓的「壽域」案例，前人調查已有所獲<sup>25</sup>，由於壽域並非卒後下葬，而是屬於生前預留的「生基」，可以說明當時漢人移民在生之時，已有先葬於臺灣的打算；而屬於下一代的「程異靈夫婦」，則是卒後下葬的塋墳，這樣來看，此墓似乎說明了後輩已卒，但長輩當時仍然健在的關係。

此墓另外一個重點是，現在墓主是否還有後代？事實上，雖然此墓之墓體建築經過現代的補修重塑，但卻不代表是由後代所修。另外，筆者於2010年訪墓當時，曾見墓上壓有墓紙，但墓紙褪色嚴重，表面佈滿灰塵，且因長久風吹日曬，已經融結成一整塊紙團，似是很久之前曾有人來到此墓祭祀，然祭拜者是其後代子孫？是公墓管理者？或者是志願修墓的其他人士？實毫無線索。不管如何，目前該墓周邊雜草叢生，墓前供桌累積厚厚的沙土，都說明了此墓長期以來似乎無人祭拜。

即便程墓的資料不多，但從在臺明墓數量的稀少性、程壽域碑上獨

22 筆者經考察墓碑形制後，認為程墓年代應該是屬於明鄭時期以前，見下一節「在臺明墓碑形制問題的延伸討論」所述；但此認定無文獻證據可佐證，故尚屬保留性的推測。

23 有關在臺明墓碑的形制與特徵，詳見本文下一節所述。

24 廈門自古因白鷺眾多，且因臨海地勢，而得「鷺洲」、「鷺江」等雅名；其中「鷺江」處，多指廈門與鼓浪嶼之間一帶。

25 此有發現3例，即：「皇明詳公申之壽域」、「皇明顯考沖懷許公、慈妣孺人曾氏壽域」、「皇明許公之壽域」等，見石萬壽〈論臺灣的明碑〉，頁44。



特的篆體圖紋、壽域與墳墓共嵌一墓的家族性墳墓、留存至今的石蓮花柱構造物等，亦皆說明程墓具有研究價值與歷史意義等獨特性，值得重視。

#### 四、在臺明墓碑形制問題的延伸討論

經由以上對於李墓與程墓的觀察可知，此二墓雖然同屬在臺明墓，但在墓碑形制上卻有顯著的差異。就基本形狀來看，李墓的墓碑略呈長方條形，比較近似於一般常見的傳統式墓碑；不過，程墓的二座墓碑，反而在寬度上較李墓來得大。如此的差異之處，實對於在臺明墓墓碑形制的問題上，多添加了一筆值得深入析究的探討點。

有關於在臺明墓墓碑形制的問題，莊松林首先在〈臺灣明墓雜考〉一文中有所探討。莊氏認為，明墓碑的形式雖然大致與清墓碑相似，但卻仍可辨識出有兩個特點：第一是石材狹長、石質粗劣，因此當時所發現諸多明墓碑，多被充作水溝蓋；第二是明墓碑埋在地下的部分，比清墓碑還要來得長，因此也不易被移動，使得明墓大多還能留存至當時<sup>26</sup>。廖漢臣亦謂：「現有發行明代民間古墓，墓碑多為長方形高三臺尺，寬一·六臺尺。<sup>27</sup>」同樣是認為在臺明墓多屬狹長形。另石萬壽亦曾關注到明墓碑尺寸的問題，其結論亦大略與莊氏所言相同<sup>28</sup>。綜合前人的論述結果，可知在臺明墓碑的特徵，大多被認為是屬於較狹長的形狀，此推論是來自於歷年所蒐集在臺明墓碑碑案例及測量數值。依據其資料可知，絕大多數在臺明墓的墓碑寬度，確實都是集中在20至30公分左右的範圍，而長度則在60公分左右；若再涵蓋地底下墓腳的全長，甚至有高達1公尺以上者，頗符合前人所謂「狹長形」的描述。然而，在眾多案例之中，卻有5個特例無法符合這樣的論述，筆者將此5例單獨整理如表1所示。

26 朱鋒〈臺灣明墓雜考〉，頁48。

27 廖漢臣〈臺灣明墓雜考〉，頁33。

28 石萬壽〈記新出土的明墓碑〉，頁47。



表1 寬度超越50公分的明墓碑一覽表

編號	碑名（僅錄中款部分）	所在地	寬度（cm）	長度（cm）
1	皇明藩府曾蔡二姬墓	臺南市南山公墓	77	107
2	皇明聖之省之二鄭公子墓	臺南市南山公墓	77	107
3	皇明贈資善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總制諮議參軍監軍御史諡文正陳公暨配夫人淑貞洪氏墓	臺南縣柳營鄉果毅後	75.3	94
4	明靜沖薛公墓	永康市	50	72
5	皇明澄邑振暘曾公墓	臺南市南山公墓	53.5	75.5 <sup>29</sup>

資料來源：參酌石萬壽〈論臺灣的明碑〉，《臺北文獻》，直字33，1975，頁42、47、51。另該表亦收錄了「寧靖王從死五妃墓」碑，其寬度雖然超過50公分，然筆者認為該碑並不屬於明墓碑，故不予收錄於本表。

表1所列出5座明墓的相同點，在於其墓碑尺寸的寬度，都超越了50公分，而長度則在72至107公分之間，這樣的形狀比例，並不是所謂的「狹長形」，反而是趨向較寬的長方形。觀察這5座墓的墓主來歷，第1、2例屬於延平王府成員，第3例是陳永華之墓，皆屬明鄭當局重要人物，故其墓碑皆寬至70公分，應當與其身分有關，可謂用材浩大講究；而第4例的薛靜沖、第5例的曾振暘，皆未知其來歷，然墓碑亦甚大，尺寸比例介於一般庶民及鄭氏王朝相關人物墳墓之間。本文所新發現的「程次皐夫婦壽域」寬51.5公分，長71公分，「程異霆夫婦墓」寬52公分，長72公分，在寬度上也都超過50公分，同樣也無法歸類為是前人所說的狹長形墓碑，而可補入本表作為第6、7例。從這些案例中可知，在臺明墓的墓碑尺寸，並非如前人所述僅只狹長形一種，這種寬式方形墓碑也是一種值得注意的形式。

這種寬式方形的墓碑，無獨有偶，在金門地區亦有多例，如「蔡國光墓」、「許朝宗墓」、「許廷用墓」、「盧若騰墓」、「盧一桂墓」、「許仰西墓」等皆是，而「蔡守愚墓」、「李均愛墓」、「曾

29 曾振暘墓之長度，石萬壽原作76公分，今據《第三級古蹟藩府二鄭公子墓、藩府曾蔡二姬墓、曾振暘墓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頁14所載，修正為75.5公分。

氏及洪渭文夫婦墓」等墓的墓碑，更寬如橫臥者<sup>30</sup>。這些金門明墓說明了明墓碑的形制，與臺灣在清領時期以後常見的傳統狹長形墓碑有很大的差別。由此回到在臺明墓的部分，從表1的整理可知，寬度超過50公分的墓碑，除了明鄭時期延平王府的成員以外，就只有薛靜沖墓與曾振暘墓。其中，薛靜沖墓碑是由石暘睢等人在永康市所發現<sup>31</sup>，但資料不多，無法有更深入的了解，本文暫不納入討論；而曾振暘墓最大的特點，就是其建墓年代在明鄭時期以前。由此大致可以看出兩個分類群組，金門明代古墓、曾振暘墓等，可以說同是屬於中國明朝時期（臺灣荷據時期）的墳墓；而其他的在臺明墓案例，則是屬於臺灣明鄭時期的墳墓。

由這樣的情況，筆者試著進行以下的理解：在明鄭時期以前的在臺明墓，實為繼承了中國明代墳墓之風格，因此在墓碑上，呈現了「寬度較大」的尺寸，這可以經由曾振暘墓及金門古墓等案例，獲得此一共同點的印證；而到了明鄭時期，寬度超過50公分的案例，僅剩下延平王府成員或官員所使用，其餘庶民墓碑的寬度則「窄化」許多。為何會有如此的變化？以王府成員及官員的身分，墓碑自然傾向寬大宏偉；而庶民墳墓的規模，已不能再略近王府成員之規格，這是一個很明顯可見的思考點。而鄭氏王朝的專政，是否有從禮制的角度去介入庶民墳墓的墓碑尺寸？或者是受到清、鄭對峙局勢，影響了中、臺兩地石材的進口，連帶使墓碑石材的來源與尺寸有所變更與限制？此部分尚無直接證據佐證，僅能就諸可能因素提出推測。

因此，筆者認為在寬度超過50公分的在臺明墓碑案例當中，「明鄭時期」的案例，可歸為一個群組，「明鄭時期以前」的案例，又可歸為另外一個群組。事實上，這也可以從具體的數字觀察出來，在明鄭時期屬於王府成員及重要官員的墓碑，寬度皆在70公分左右；而曾振暘墓的寬度則在50公分左右，是明鄭時期以前帶有中國明墓形制遺風的在臺明墓代表性案例。而回頭來看本文所提到關於李墓與程墓的部分，李墓碑

30 有關金門明墓相關圖版，本文不再贅引，可另參見陳炳容編著《金門的古墓與牌坊》，金門：金門縣政府，1997。

31 石萬壽〈論臺灣的明碑〉，頁47。

寬度為35公分，這與目前所發現的在臺明墓碑案例沒有多大的差距，當知屬於明鄭時期的墓碑，這一點也從墓碑年代有所佐證無疑。而程墓的兩塊墓碑，寬度分別是51.5及52公分，對照上段所論述的結論來看，在墓碑上沒有冠上任何官銜的程墓，應該是屬於一般的庶民，然而在明鄭時期，庶民是否有可能打造如此大型的寬式墓碑？至少由目前已經發現的案例來看，是沒有這樣的情形。由此邏輯來推測，程墓即有可能是跟曾振暘墓一樣，是屬於明鄭時期以前的墳墓。此一推測仍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更重要的一點是，程墓並沒有任何文獻性質的年代記載可以作為佐證，但此推論盼能對程墓的年代研究，立下一個日後再行深入討論的基礎。

## 五、在臺明墓寬式方形墓碑的形制原則試探

經由上一節的論述可知，在臺明墓碑有另外一種「寬式方形」的形制，並非僅是「狹長形」一種。事實上，除了上節所提到針對狹長形墓碑進行論述的學人之外，另有黃典權唯一注意到寬式方形墓碑。他曾經推測此種加寬形式，是否與墓壙的數量有關，如曾蔡二姬、二鄭公子、陳永華夫婦等皆屬雙壙，因此墓碑才有所加寬，但其僅止於推論階段，不敢有所定論<sup>32</sup>；然筆者已取金門明墓加以對照，認為這應該是中國明墓的形制遺風，而與墓壙狀況無關。此種寬式方形墓碑，是否專屬於明鄭時期以前的在臺明墓所使用，尚未有所定論，然最具代表性者，即是建於崇禎十五年（1642）的曾振暘墓。而從曾墓、陳永華墓，以至於此次所新發現的程墓，皆屬此類寬式方形墓碑，從中可以觀察出「尺寸比例」、「碑體形狀」、「字體」、「版面安排」等四點共通性的形制與風格。

32 黃典權〈延平王鄭二公子墓考〉，《臺灣風物》，19（1,2），1969，頁54-55。

## （一）尺寸比例

所謂的寬式方形墓碑，最大的特點在於與傳統常見的狹長形墓碑有所差異，其重點在於墓碑的長寬比例如何構成。表2所顯示的是在臺明墓碑尺寸比例，其中第8項即是本文所新發現的李墓，這是作為狹長形墓碑的對照組，可見其尺寸比例為1：1.74，長度約佔寬度的一倍半以上。而其餘第1至7號項條，皆為寬式方形墓碑案例，其中第6、7例，即為本文所新發現的程墓之二方墓碑。從中可見，除了陳永華夫婦墓碑的比例較寬以外，其餘案例的長度比例數值皆在1.38至1.44之間，彼此相當接近，顯現出這種寬式方形的比例與狹長形墓碑有所差異，而獨樹一格。

表2 部分在臺明墓碑尺寸比例表

編號	碑名（僅錄中款部分）	寬度（cm）	長度（cm）	長寬比例
1	皇明藩府曾蔡二姬墓	77	107	1：1.39
2	皇明聖之省之二鄭公子墓	77	107	1：1.39
3	皇明贈資善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總制諮議參軍監軍御史諡文正陳公暨配夫人淑貞洪氏墓	75.3	94	1：1.25
4	明靜沖薛公墓	50	72	1：1.44
5	皇明澄邑振陽曾公墓	53.5	75.5	1：1.41
6	大明鷺江考次臯程公暨孺人林氏壽域	51.5	71	1：1.38
7	考異霆程公妣勤慈洪氏塋	52	72	1：1.38
8	皇明顯考李公墓	35	61	1：1.74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 （二）碑體形狀

論及碑體形狀，目前臺灣一般常見的墓碑，筆者認為是在清代乾隆年間所定形。以圖12為例，這是一方同樣位於臺南市南山公墓內的墓碑，其年代落款為「乾隆甲申臘月」，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二月，可知這是屬於清代中葉的墓碑。其形狀作長方形，頂端更裁成一道圓弧狀的邊線，這是在清代中葉以後至今仍然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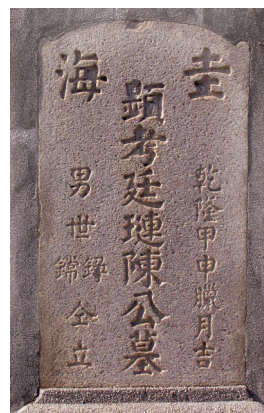


圖12 乾隆二十九年（1764）陳廷璉墓碑（筆者攝）



當常見的墓碑形狀，似有「天圓地方」的隱喻。

而目前所見的在臺明墓碑，並無此種圓弧頂的狹長墓碑之例，反而以四邊線條平整筆直的四方形較為常見，如此次新發現的程壽域碑，以及曾蔡二姬、二鄭公子、陳永華夫婦墓碑等，皆屬此類，但此類型在清代以後依舊可見，並不專屬於在臺明墓所有。比較特別的，即如圖13所示曾振暘墓（以下簡稱「曾墓」）之形態，可以很明顯看到墓碑頂端的左、右兩角，各被切去一角；而在新發現的程異靈夫婦墓碑上，亦有此種切角的情形。此外，永曆三十六年（1682）的「皇明顯妣夫人洪氏墓」<sup>33</sup>（以下簡稱「洪夫人墓」）墓碑，同樣有略似切角的處理，但因為截切部分不大，未能確定是此種切角飾的遺風，或者只是單純因為長久受到風化侵襲所形成的圓角（圖14）。這種切角，可視為是在臺明墓碑造型上所進行最簡單的裝飾變化，但在清代墓碑就比較不常見到，足以作為在臺明墓所獨有的明顯特徵之一。



圖13 「曾振暘墓」墓碑（筆者攝，2010年3月）



圖14 「皇明顯妣夫人洪氏墓」墓碑頂端疑似有切角的部分（筆者攝，2010年3月）

### （三）版面安排

在臺明墓的墓碑，由於偏向較寬的版面，因此在文字排版上也與傳統狹長形墓碑有所不同。從圖12的清代墓碑來看，大略可知傳統墓碑

33 此墓位於臺南市南山公墓蛇仔穴，由莊松林、董祐峰於日治後期所發現。昭和十七年（1942）因原地清塚，由陳姓宗親會遷葬至北方現址，修墓時曾有四個青花瓶、一個銀戒指等明器出土。黃典權認為墓主應為二品職銜官員之妻，故有「夫人」之銜（見黃典權〈延平王鄭二公子墓考〉，頁55），可知此墓在性質上，當屬官家婦女之墓，屬少見之例。

的排版，是以橫額二字置於頂端二角、中款由上至下置中，來構成墓碑版面的主體。這兩個部分的字體是最大的，而且彼此緊靠，形成了一個「T」形排版，大約佔了整個墓碑約六成的空間。而「T」形兩側的小空間，則分別置放落款年代與立碑之子嗣名字，字體較小。由於傳統墓碑的字體方正整齊，字距亦小，各文字方塊與段落間相隔不大；而透過密集的「T」形排版，亦使墓碑版面空間更為密集，較少剩下空白處。

而在臺明墓的碑面排版，則如圖15所示。該圖為曾振暘墓之版面測繪圖，可見曾墓碑的整體感，較不似傳統墓碑擁擠。這可能源自幾項原因，首先是曾墓碑的寬度較大，使得排版較為寬鬆，文字區塊之間隔較大，也因此留下許多空白處；相同的情形，亦可參見新發現的程墓碑排版形式。另外，曾墓碑上的文字，書風較為細柔蒼勁，字體亦較小，不似傳統墓碑由匠師所刻製來得方正剛硬，尤其是在「T」形部位的字體又更大，這些也可能連帶影響了版面鬆、緊空間感之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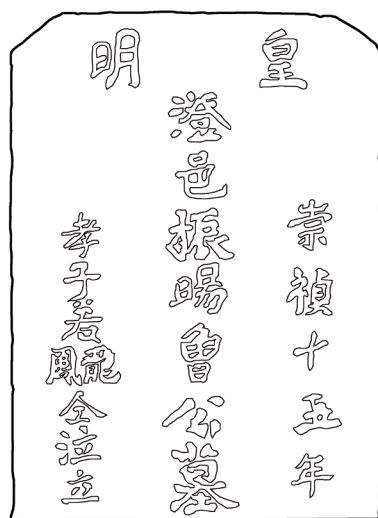


圖15 「曾振暘墓」墓碑測繪圖（筆者測繪）

另外，傳統墓碑由於版面較為密集擁擠，字體也較大，其中款部位，大多會往上介入到橫額二字的中間；但在臺明墓則不然。圖16即是此兩種情形的對比，從圖中可見到，圖左的曾墓中款部位，並未向上超越至橫額處，而是位於圖中由筆者所標記紅色輔助線下方的位置，此種情形尚可見於其他在臺明墓之版面；圖右做為對照組的，則是乾隆三年（1738）的許府君墓，其中款部位的前頭「考」字，已然向上超越，橫亙在橫額「澄邑」二字的中間。



圖16 「曾振陽墓」與乾隆三年「許府君墓」，在橫額與中款部位排版位置差異之對照（筆者攝，紅線為筆者所加輔助線）

以上所述，皆是以中款部位作為碑體中心的排版方式，而這樣的版面，至今仍是做為傳統墓碑最常採用的形式。不過，在臺明墓尚另外有一種排版方式，是沒有所謂中款部位的存在，而是在寬式方形墓碑的版面上，作最自由的文字安排。圖17所示的陳永華夫婦墓碑，就是此種形式的代表案例，從圖中可以見到，陳氏夫婦的名銜，被安排成四行文字來做排列，頂端橫額再置以「皇明」二字。這樣的安排，並沒有固定的傳統原則來規定「名銜必須置中」、「兩側需採小字記錄年代及子嗣」等區塊安排，與傳統墓碑有相當大的差別；而觀諸金門古墓，亦多有將名銜作多行排列，而不附以年代、子嗣等的排版形式，可知這應也屬於明墓碑特殊形制風格的一種。此次新發現的程壽域碑，字體廣大，十個文字分成二行，底下「壽域」二字又佔一行作結，全部共十二字，佔有整個寬式方形墓碑的版面的約八成空間，當是屬於這種自由安排的形式；而程墓碑的墓主名銜亦作兩行，右側有子嗣落款，字體與間隔亦大，有此形式之遺風。

因此，對於在臺明墓碑的排版特色，可以有兩點結論。第一，因為碑面較寬的關係，其文字排列亦較為寬廣，與日後傳統墓碑的字體與版面幾乎相互緊鄰的密集度有所差別；第二，如版面更寬者，亦可能將碑文



圖17 「陳永華夫婦墓」碑（筆者攝）



分成多行排列，由此可顯示出在臺明墓在文字排列上的自由程度很高。

#### （四）字體

清代一般庶民墳墓的墓碑用字，大半以楷體為主；但如果是為官者或地方仕紳，由於其名號職銜較長，為足夠排列文字，因此也常採用便於壓縮的明朝體。諸如此類字體的變化情形，較常出現在清代以後，而在臺明墓的墓碑，目前所發現者大多是採用楷體，少部分案例在橫額的國朝名號刻以篆體，似具裝飾性質，除此之外並沒有使用明朝體或相似字體。值得注意的是，在臺明墓的碑刻楷體，大多具有獨特的書寫風格，例如曾振暘墓碑字體較為纖細古樸，程壽域碑的字體亦有相似風格，但更為蒼勁，是墓碑刻字的獨特之作。而程墓碑的字體，則較厚實自由，似具六朝碑體之風，雖不若程壽域碑之出色，但亦有特色；陳永華墓的字體，則偏端莊方正。

這些墓碑字體，與圖12的清代案例進行比較的話，可以看出在臺明墓碑的字體形態，較能呈現出獨特的筆劃字跡與書帖風格，似是先有書家揮毫再行摹刻；而清代的墓碑，則可能是由工匠直接鑿刻，因此在文字形態上顯得較為制式而無變化。另外，筆者認為除了字體的特性外，上一段所提到的版面安排，亦使在臺明墓碑的格局風貌有獨到之處，因此在這種文字與版面相互配合之下，在臺明墓碑的碑文刻寫，蘊含了具有一種獨特的書體氣質。林衡道即曾認為在臺明墓碑的文字：「大凡臺灣明代古墓，大多以石質堅固、刻字雄勁，雕飾簡單為其特色，頗具落落大方的風度。<sup>34</sup>」之所以會有「刻字雄勁」的感覺，即是因為碑刻字體具有獨特的形態與氣勢，因而得以傳達給觀看者一種獨特的感受，是故林氏評為「落落大方的風度」，而不是一種制式、平凡、無情感的功能性字體。

書法本為出自感性的創作，諸如風格、氣韻等特性，實無法給予量化的辨識度，故以此作為衡量辨別墓碑形制的標準，相較於上段所提三點而言，實有一定的困窘及模糊之處。然而，由於在臺明墓確實擁有這

34 林衡道〈臺灣史蹟調查紀錄〉，載林衡道《臺灣勝蹟採訪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頁366。



樣的特質，除了是其獨有的特色之外，此點亦可聊備作為考察時的輔助參考。

## 六、一個嘗試性的鑑定：「樊茂松墓」的試辨

在上一節的探討，筆者嘗試歸納了在臺明墓碑四項可能的參考標準；而在此節，筆者即實際應用這些鑑別原則，來考察一方同樣位於南山公墓內的古墓「樊茂松墓」之墓碑。此碑僅以干支記錄建墓年代，並沒有標明國朝或年號，所以由此尚無法明確判定此墓建於何時。但依其風格形制來看，疑似帶有明墓遺風，因此是否能夠藉由上述原則，大致辨別此墓的年代？以下即運用筆者所歸納的四項原則，來針對此墓碑進行一個嘗試性的鑑定與討論。

「樊茂松墓」（以下簡稱「樊墓」）座落於南山公墓內的蛇仔穴一地。墓碑寬度有55.7公分，長度在目測可見到的部分，有73公分，但由於底部被沙土嚴重覆蓋，僅能保守推測應該尚有5至6公分埋於土中，故墓碑全長應約近於79公分左右。墓碑所刻文字，中款部分以楷體刻「顯考茂松樊公墓」等七字，頂端左右兩角橫額，刻「驚江」二字。左側年代落款，刻「壬午瓜月吉」等五字，底下受土掩蓋而無法辨識，疑尚有一「旦」字埋於土中。右側為子嗣署名，刻「孝男隱、寶、陞仝」等六字，同樣似尚有一「立」字埋於土中；而「隱」、「寶」、「陞」等名字，作橫向並陳的排列方式（圖18、19）。



圖18 「樊茂松墓」墓碑（筆者攝，2010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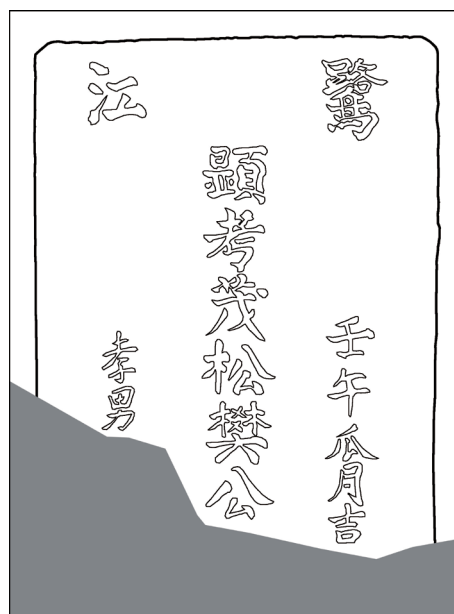


圖19 「樊茂松墓」墓碑測繪圖（筆者測繪，灰塊因沙土與雜草掩蓋，未能施以測繪）

目前樊墓的墓體概況並不良好，有大半部分，皆深埋於草叢與沙土之中；墓碑後方亦不見墓龜的土堆輪廓，幾乎與一般地面無異，甚至中間略有凹陷，疑似是因墓龜內壙穴掏空而塌陷。整體來看，程墓應是沒有經過任何修葺、維護而留存至今日，現場亦無留下香腳、墓紙等物，可知已經久無人士前來灑掃祭拜，以致墳墓幾近湮滅崩壞（圖20）。除了墓碑以外的其他構件，尚可在墓碑底下前方，見到一座花崗岩製的方形石供桌，惟遭沙土掩蓋過半，難見全貌（圖21）。另在墓碑旁，也可略見有磚造結構之物，應該是原本墓肩或墓環之一部分，然卻十分低矮，且埋於草堆中難以辨識，似乎是頹圮過後的殘存根基（圖22）。該種磚材厚度不大，略顯纖細，可確定並非近代所製之標準磚，然似乎也



圖20 「樊茂松墓」墓體全景（筆者攝，2010年3月）

不像清代常見的尺仔磚等磚材，實有繼續深入考察的空間。



圖21 「樊茂松墓」石供桌一角（筆者攝，2010年3月）



圖22 「樊茂松墓」墓碑旁的磚砌結構物（筆者攝，2010年3月）

關於墓主樊茂松及其子嗣的事蹟，不見於文獻記載。唯一較明朗的線索，只在墓碑橫額處所題的「鷺江」二字，此與本文先前提到的程墓墓主籍貫相同，一樣是來自中國廈門，非常巧合；但這並不代表此二墓有所關聯。唯一能夠深究的部分，是在「壬午瓜月吉旦」的年代訊息，所謂的「壬午」究竟是何年？首先，本墓碑的形制與近代墓碑差異甚大，已經幾乎可以排除是屬於日治以後之物的可能性，因此「壬午年」可鎖定在清代以前。經查在清代的壬午年，共有康熙四十一年（1702）、乾隆二十七年（1762）、道光二年（1822）、光緒八年（1882）等四年；而在此之前者，明鄭時期並無壬午年，須追溯到明鄭以前的崇禎十五年（1642），故本墓碑當屬此五年其中一年之物無疑<sup>35</sup>。而在上一節提到，自清代中葉以後，民間墳墓的墓碑即開始有所定制，除了多為狹長形，且在頂部慣用圓弧形的輪廓，而樊墓碑與這種傳統狹長形墓碑的造型差異甚大，因此應可以再排除清代後期的道光、光緒二朝。故樊墓碑的年代，可以保守推測為屬於荷蘭時期至清初這段時間之內。

再來即針對墓碑的物質層面進行析探。首先，就「尺寸比例」與「碑體形狀」兩個方面同時進行觀察，可知樊墓碑以寬式方形的形狀為

35 至於崇禎年之前的壬午年，則有明萬曆十年（1582）等。十六世紀時雖已有漢人至臺活動，但當時是否有定居、移墾乃至於行殯葬事？因狀況未明，故暫不予納入討論。



主，長寬比約為1：1.42，與表2所列的在臺明墓案例之比例數值相當接近；同時，從圖23針對在臺明墓碑尺寸大小進行並列與比較的結果來看，也可看出第2至4例的尺寸大小很接近，此3例分別是程墓、曾墓與樊墓，其中樊墓是3者之中尺寸較大者。另外，樊墓因墓體幾乎崩解，故可方便完整測得墓碑厚度9公分，此亦與曾墓的厚度10公分相近<sup>36</sup>。而碑體的形狀上，樊墓碑僅是完整的方形，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左、右兩個頂端部位，表面上看起來並沒有像曾墓、程墓有明顯的切角，但卻有較細微的截斷面，這種疑似切角的情形同樣可見於洪夫人墓（圖24）。因此，在這個部分來看，雖然不能直接因為曾、程、樊三墓尺寸相近而認為皆屬於同一時期之物，但至少可說明樊墓同樣具備了部分在臺明墓的相關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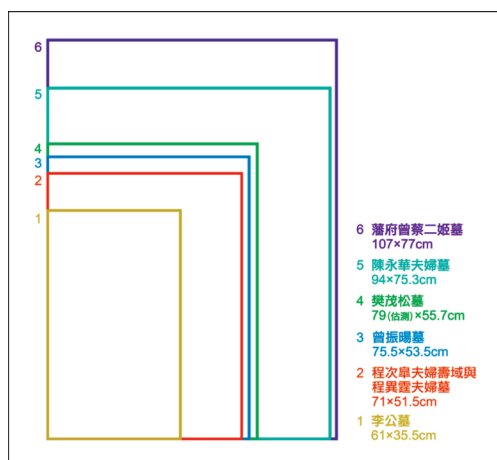


圖23 在臺明墓碑尺寸大小比較對照表（筆者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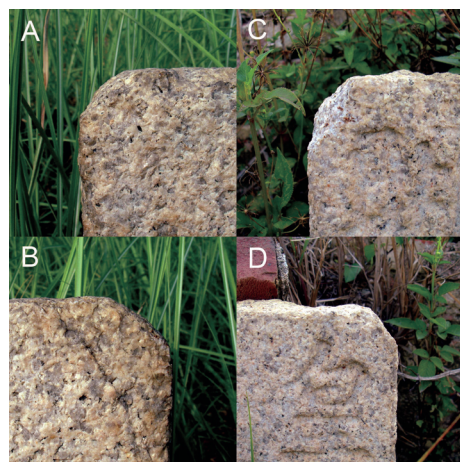


圖24 「樊茂松墓」碑（A、B）與「皇明顯妣夫人洪氏墓」碑（C、D）疑似切角部位的對照（筆者攝，2010年3月）

36 該墓原僅剩墓碑，經進行古蹟修復後，碑體已被水泥砌造面匡完全嵌合，僅露出碑面，無法得知石碑厚度。故此處數值引自蕭梅計畫主持《臺南市第三級古蹟藩府二鄭公子墓、藩府曾蔡二姬墓、曾振暘墓調查研究與修護計劃報告》，臺南：臺南市政府，1997，頁11所記。



而在「版面安排」與「字體」方面，樊墓的文字排版以頂端橫額與中款共同構成「T」形主要版面，兩側再分別置以年代與立碑子嗣等，大致與曾墓或其他傳統墓碑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中款部位的上端「顯考」等字，仍然置於橫額「鷺江」之下，並未介入到二字中間，此與上一節所提到在臺明墓的排版特徵相似。而樊墓的字體作楷書刻製，其文字可見典雅之書形，而非日後傳統墓碑所見的制式化字體；且文字大小適中，在寬式碑面的排版上，並不刻意作文字的放大或緊鄰，因此整體版面相當樸素，且留下了大片的空白處。這些文字特質與排版形式，亦與上一節所解析的結果相似。

綜合以上解析來看，樊墓似乎具備了許多在臺明墓的形式與特徵。如其真為在臺明墓，那麼墓碑上所鐫刻的「壬午」年，即是明崇禎十五年（1642），而與曾振暘墓屬於同一個年代。曾墓之所以作為重點史蹟，乃是因其為現今所發現年代最早的在臺明墓；因此雖然曾振暘氏事蹟未詳，但此墓的留存卻是因為具有文獻上的歷史性價值。而樊墓的墓主樊茂松，亦不知其為何人，但若是為在臺明墓，其年代亦足以與曾墓並列，共同見證十七世紀中國漢人移墾臺灣的歷史過程。

雖然有關年代的問題尚未定論，但是樊墓屬於清初以前的早期古墓，可能性應當較大。是故，樊墓應當可持續進行關注，並作為日後深入研究的對象，以發掘史蹟的真相。

## 七、結論

在臺明墓由於歷史久遠，原本就保存不易；加上在公墓區域當中，歷年皆有墳塚不斷更替堆疊，近年來亦有政府單位以「妨礙都市發展」為由，不斷遷葬位於計畫區內之古墓，這皆使得在臺明墓更容易因此佚失與毀壞，讓珍貴的史蹟文物消失在時空洪流之中。本文難得新發現了臺南市南山公墓內二座在臺明墓，共計有三方墓碑，並逐一觀察進而初步闡述，得知其所蘊含的一些獨特線索，例如李墓的「烈嶼」籍貫，以

及程墓的「大明」篆文圖案等，皆是前人調查記錄所未見，亦是少見且能存留至今的珍貴史蹟；此二墳墓雖原本早已存在於地表上，但對於研究領域而言，則可謂是一次新的發現。前人對於在臺明墓的考察探究，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了一些具體的研究成果，而此次的新發現，其文物歷史價值自不在話下，同時也足以接續在前人研究成果之後，繼續進行記錄與補充，不斷地持續拼湊臺灣早期漢人移民的生活圖像。

另一方面，本文針對二座在臺明墓之墓碑進行考察，發現了兩方墓碑外表上的差異性，繼而嘗試延伸探討有關在臺明墓之墓碑形制問題。事實上，在蒐集到的案例當中，幾乎都是以墓碑上是否鐫刻「皇明」等字的年代訊息，來判定此碑是否屬於在臺明墓，因此目前墓碑案例，幾乎都是刻有明朝國號，而石萬壽曾即因此推導出這些墓碑「呈現了當時漢人移民擁護鄭氏父子的赤誠」之結論<sup>37</sup>。但事實上，不管是年代或是朝號，其實都不是墓碑上一定必需要鐫刻上的訊息，所以筆者認為，這應該不是所謂當時漢人移民對明朝或明鄭赤誠忠心的表徵，而只是因為目前還沒有蒐集到無鐫刻明朝國號的墓碑案例。從現有案例可知，在臺明墓碑不刻立碑年代的比例相當高<sup>38</sup>，年代部分尚屬如此，未冠國朝之號者，或許還有更多。

只是，年代訊息是判定文物年份最基本的依據，而未註明國朝者，更會使文物年代無法直接判明，成為了蒐集及研究此類墓碑最大的困難處。目前所未冠國朝之墓碑者，僅有刻上永曆年號的臺南縣左鎮鄉陳公祖墳碑<sup>39</sup>、身為歷史名人的李茂春墓碑，以及數宗未確定案例<sup>40</sup>。而本文所提到的「程異靈夫婦墓」碑，毫無任何年代訊息，也是因為其與一塊額冠「大明」的壽域碑合嵌一墓，才得以確認應屬明墓碑。因此，除了年代訊息以外，是否還有另一種針對文物本身形貌更可以直接進行鑑定、辨認的方式？本文即嘗試探討在臺明墓碑的形制特色，釐析出

37 石萬壽〈論臺灣的明碑〉，頁59-60。

38 石萬壽曾關注到此一問題，但仍無定論，其謂：「……此外，立碑年代缺者多達五十九件，佔全數的七成以上，其原因容後再考。」見石萬壽〈論臺灣的明碑〉，頁60。

39 此碑由陳春木在左鎮鄉發現，未冠「皇明」朝號，僅署帶有年號的「永曆廿八年」。見石萬壽〈論臺灣的明碑〉，頁51。

40 如「閒散石虎之墓」、「嘉官薛君之墓」（石萬壽〈論臺灣的明碑〉，頁47）等。

「墓碑尺寸」、「書法字形」、「版面安排」、「石材」等原則，並且以一座「樊茂松墓」作為了試析的對象。

最後回歸到的問題是，「樊茂松墓」究竟是不是在臺明墓？筆者即使透過物質外貌的觀察與解析，仍認為其中存在許多疑義，因此尚未能做出準確的判定。這種藉由文物形式、風格進行比較與辨別的認定方式，還是相當抽象且模糊的，因此從當中所推導得到的結論，在證據力及有效度上，仍不較文獻證據來得充分堅實。這種鑑別方式，連橫似同樣採行過，他曾認為「閒散石虎之墓」屬於在臺明墓，其曾謂：「有閒散石虎之墓者，不知何時人，亦不詳其邑里。余以為明之遺民也。<sup>41</sup>」連橫不知其人，亦不知其事，完全沒有提出任何證據來支持這項說法<sup>42</sup>，但實際觀察「閒散石虎之墓」墓碑，不管是在石材、版面、字體上，確實頗具明風<sup>43</sup>，或許連橫也曾經同樣以此方式來判別其年代。當然，這樣的結論也僅止於在騷人墨客的詠懷隨想中發揮，目前仍然沒有證據可證實其為在臺明墓，此即為這種鑑別方式最讓人質疑的地方。

然而，筆者認為在缺乏年代線索的情況下，這還是一個值得採用及參考的鑑別方式。透過形制、風貌的鑑定，可以直接鎖定一些可疑的案例；日後即在深入的考察上，不僅是墓碑，如現場仍有殘存的墓體建築或其他出土文物，亦同樣有助於間接判別文物本身年代。本文後半部的嘗試性鑑定，雖有未盡之處，然亦期盼這樣的鑑別方式，能夠對於未來在臺明墓相關研究上有所參考啟發。

41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745。

42 事實上，「閒散石虎之墓」的發現者，應該是光緒年間臺南文人許南英。其於光緒十三年（1887）所作之詩〈閒散石虎墓〉有序云：「臺南南城外有法華寺，即明末李正青（按：李茂春，字正青）夢蝶園故址也。其北畔一古墓，題曰『閒散石虎之墓』。考志乘，臺灣流寓並無其名，意亦正青之流亞歟？」（見《窺園留草》，頁14）因此連橫的關注，應是來自於許南英的記錄。惟許南英之文，僅是出自文人詩詠的想像性推測；至連橫時，則已漸成為明確界定其由來的說法。

43 「閒散石虎之墓」原位於法華寺北側，大正五年（1916）其址納為第一公學校（今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實驗小學）興建用地，墓址欲除，遂收納其骨，遷奉至法華寺塔內，墓碑則置於塔前，今仍可見。其碑體作長方形，碑面僅見手書風格之「閒散石虎之墓」六大楷字，此外並無任何銘文，今已風化甚鉅，不易辨識。若僅就風格形制來說，確實似與一般清代墓碑有所差別。

## 參考文獻

- 石暘睢〈臺灣明墓考〉，《臺南文化》，3（1），1953，頁25 - 27。
- 石萬壽〈記牛稠子新出土的明墓碑〉，《南瀛文獻》，23，1978，頁109 - 113。
- 石萬壽〈記新出土的明墓碑〉，《臺灣文獻》，1975，26（1），頁37 - 47。
- 石萬壽〈論臺灣的明碑〉，《臺北文獻》，直字33，1975，頁39 - 61。
- 朱鋒〈臺灣明墓雜考〉，《臺南文化》，3（2），1953，頁44 - 54。
- 林衡道《臺灣勝蹟採訪冊》，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
-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 許南英《窺園留草》，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連橫《臺灣通史》，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 陳炳容《金門的古墓與牌坊》，金門：金門縣政府，1997。
- 黃典權〈皇明壬寅重修故妣吳門徐氏塋墓考證〉，《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12，1985，頁155 - 177。
- 楊明人建築師事務所《第三級古蹟藩府二鄭公子墓、藩府曾蔡二姬墓、曾振暘墓修復工程工作報告書》，臺南：臺南市政府，2001。
- 廖漢臣〈臺灣明墓雜考〉，《臺灣文獻》，6（2），1955，頁31 - 40。
- 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編《臺灣史料集成》，臺南：臺灣文化三百年記念會，1931。
- 蕭梅計畫主持《臺南市第三級古蹟藩府二鄭公子墓、藩府曾蔡二姬墓、曾振暘墓調查研究與修護計劃報告》，臺南：臺南市政府，1997。



附錄 本文著錄在臺明墓採集記錄基本資料表





圖 版						
墳墓名稱	皇明顯考李公之墓					
座落現址	臺南市南區南山公墓內，小地名荔枝宅					
建墓年代	明永曆三十四年（1680）					
墓碑材質	花崗石					
墓碑形狀	方形，四邊略有歪斜					
墓碑形制	狹長型					
墓碑尺寸 （公分）	長度	61（中軸線）				
	寬度	35				
	厚度	碑體嵌入壁內，無法測得				
墓碑銘文		文字	字體	銘文尺寸（公分）		
				長度	寬度	
	橫額	皇明	楷體	皇	8	6.5
				明	6.5	7.5
	中款	顯考李公之墓	楷體	53.5		8
	左題	烈嶼庚申年吉旦	楷體	38		4.5
	右題	孝男朝政立石	楷體	35		5
其他	（無）					
墓體概況	本墓主要構造完整，但墓體部分已非舊貌，為近年新造者。墓碑共有兩方，「皇明顯考李公之墓」居左，「皇清顯妣李門淑慎許孺人塋」居右，兩方墓碑合嵌為一墓，惟兩方墓碑經採集人研判非屬同一時期之物，李門許孺人墓碑可能為清代物。					
保存現況	本墓主要形制保存完整，惟墓龜部分破損陷落，墓穴內因長滿雜草而無法觀察穴內狀況，推測疑似已有經過撿骨儀式。墓碑邊緣有塵土並生長雜草，似久未經灑掃。墓碑部分完好，無重大損害，惟「皇明顯考李公之墓」因久受風化，部分字跡已難以在現場用肉眼辨識。					
採集日期	2010年5月2日					
採 集 人	蘇峯楠					

圖 版						
墳墓名稱	大明鷺江考次皐程公暨孺人林氏壽域					
座落現址	臺南市南區南山公墓內，小地名師爺塚					
建墓年代	1684年以前；另據採集人推測，可能為明鄭時期以前					
墓碑材質	花崗石					
墓碑形狀	方形					
墓碑形制	寬式方形					
墓碑尺寸 (公分)	長度	71				
	寬度	51.5				
	厚度	碑體嵌入壁內，無法測得				
墓碑銘文		文字	字體	銘文尺寸(公分)		
				長度	寬度	
	橫額	鷺江	楷體	鷺	9	7
		江		8	12	
		大明	篆體	11.5		10
	中款	考次皐程公 壽域 暨孺人林氏	楷體	50.5		34.3
	左題	(無)				
	右題	(無)				
其他	(無)					
墓體概況	本墓主要構造完整，但墓體部分為近年新造者。墓碑共有兩方，「大明鷺江考次皐程公暨孺人林氏壽域」居左，「考異靈程公妣勤慈洪氏塋」居右，兩方墓碑合嵌為一墓。另查墓體有供桌石板一面、石蓮花柱二支，疑為建墓時之原物。					
保存現況	本墓主要形制保存完整，惟墓龜部分已淹沒而成平地，僅有墓碑至伸手處可見。墓體覆滿塵土雜草，似久未經灑掃。墓碑部分完好，無重大損害，風化程度不大，字跡尚清晰可讀。					
採集日期	2010年3月27日					
採 集 人	蘇峯楠					




圖版					
墳墓名稱	考異程公妣勤慈洪氏塋				
座落現址	臺南市南區南山公墓內，小地名師爺塚				
建墓年代	1684年以前；另據採集人推測，可能為明鄭時期以前				
墓碑材質	花崗石				
墓碑形狀	方形，左右上端有另作切角				
墓碑形制	寬式方形				
墓 碑 尺 寸 (公分)	長度	72			
	寬度	52			
	厚度	碑體嵌入壁內，無法測得			
墓碑銘文		文字	字體	銘文尺寸 (公分)	
				長度	寬度
	橫額	(無)			
	中款	考異程公 妣勤慈洪氏	楷體	54	22
	左題	(無)			
	右題	武 男元文立 寧	楷體	33	15
	其他	(無)			
墓體概況	同「大明鷺江考次臯程公暨孺人林氏壽域」。				
保存現況	同「大明鷺江考次臯程公暨孺人林氏壽域」。				
採集日期	2010年3月27日				
採 集 人	蘇峯楠				

圖 版						
墳墓名稱	鷺江顯考茂松樊公墓					
座落現址	臺南市南區南山公墓內，小地名蛇仔穴					
建墓年代	不詳；採集人推測疑似為1684年以前					
墓碑材質	花崗石					
墓碑形狀	方形，左右上端疑似有切角					
墓碑形制	寬式方形					
墓碑尺寸 (公分)	長度	可見部分有73公分，另有推測5 - 6公分部分埋於沙土內				
	寬度	55.7				
	厚度	11.5				
墓碑銘文		文字	字體	銘文尺寸 (公分)		
				長度	寬度	
	橫額	鷺江	楷體	鷺	12	10
				江	10	9.5
	中款	顯考茂松樊公墓	楷體	至公字52.5		11.5
	左題	壬午瓜月吉旦	楷體	至吉字33		8.6
	右題	隱 孝男寶全立 陞	楷體	孝男部分15		孝男部分7
其他	(無)					
墓體概況	本墓主要構造，因大部分被沙土所覆蓋，因此難以考察。目前僅見墓碑及石供桌各一方，碑旁並無墓肩等構造，惟在草堆中可見部分磚砌結構，其磚塊尺寸較為細長，似非近代磚材。墓前不見曲手，似乎是已經埋沒或者根本沒有建造。墓後亦無墓龜，似因沙土覆蓋而已成平地。					
保存現況	本墓目前僅剩墓碑本體及石供桌一角可辨識，其餘部分皆被沙土雜草覆蓋大半，明顯已久無人灑掃，保存狀況不佳。惟墓碑並無明顯損傷，風化程度亦小，碑上字跡清晰可辨，保存尚佳。					
採集日期	2010年3月28日					
採 集 人	蘇峯楠					



A Recent Discovery of two Taiwan Ming Tombs in  
Tainan City – Concurrently Discuss on some points in  
the forms of its Tombstone

Feng-Nan Su

Assistant, Research and Collection Department,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wo Taiwan Ming tombs : “tomb of Mr. Li (李公墓)” and “living tomb of Ci-Gao Cheng couple (程次皋夫婦壽域) and tomb of Yi-Ting Cheng couple (程異霆夫婦墓)” that recently discovered in Nan-shan cemetery (南山公墓) in Tainan city, and an analysis is given about the observation and comparative on size and scale, shape, style of calligraphy, layout of tombstone of this two tombs.

The tombstone that belongs to tomb of Mr. Li was made in late Ming-Zheng period. Its shape is an elongated rectangle. The occupant of this tomb came from Lieyu, Kinmen, so he maybe came to Taiwan with Koxinga's troops before the capture of Kinmen by Qing troops in 1664. The Cheng's tomb have two tombstones, both of them are board rectangl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tombstone of Cheng's tomb was made before Ming-Zheng period. It's particularly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re's a pattern with two seal characters “Da-Ming (大明)” on the top of tombstone of “living tomb of Ci-Gao Cheng couple”, such a design has never been seen before in Taiwan Ming tomb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 and Cheng's style of tombstones, this paper deems that the kinds of tombstone forms of Taiwan Ming tombs are not only elongated but board, and the years of the latter maybe more earlier than the former.

記臺南市新發現的兩座明代古墓——兼論其墓碑形制

Therefore, a discussion is made about detailed characters of Taiwan Ming tombstone and finally identified four aspects for identification. Then this paper tried to make a tentative study on a probable Taiwan Ming tomb case “Tomb of Mao-Song Fan (樊茂松墓)” by using four aspects.

After a detailed analysis based on this methodology, “Tomb of Mao-Song Fan” matches many characters of Taiwan Ming tombs. Even so, this paper still cannot define the years of Fan’s tomb accurately because of the deficiency of direct evidence. But it provided in this study may show new thinking way on the research of the Taiwan Ming tombs and its tombstones.

Keywords : Taiwan Ming Tombs, Tomb of Mao-Song Fan (樊茂松墓), Tomb of Mr. Li (李公墓), Living Tomb of Ci-Gao Cheng Couple and Tomb of Yi-Ting Cheng Couple (程次皋夫婦壽域與程異霆夫婦墓), Tomb of Zhen-Yang Zeng (曾振暘墓), Tombstone